

前漢書

冊
主

前漢書卷五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
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

文學士○宋祁曰士字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

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師古曰奏事不上怒以為

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元光五

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

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

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

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師古曰登成也蕃甘露降風

雨時嘉禾興朱山生

師古曰山

不童澤不涸

師古曰童

無草木也音胡各涸反

麟鳳在郊

藪龜龍游於沼

師古曰邑外謂之郊

澤無水也音胡各涸反

河洛出圖書

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

藪南撫交趾

搜南撫交趾

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綏撫於交趾也

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

師古曰跂行有足而

行者也跂音岐喙音許穢反

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

此

師古曰臻至也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

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

凶之效安所期焉

師古曰安焉也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

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

師古曰屬

繫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

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

師古

篇曰悉盡也

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

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

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

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已○宋祁曰注文

而已字疑當刪

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

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

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

師古曰分

音扶問反

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

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

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

李奇曰言有次

第也

師古曰逡音七旬反其字從辵○宋祁曰逡疑作俊姚本注文改是作辵

罰當罪則姦

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

○宋祁云

江南本無民字

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

暴愛之則親上

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禮則無暴慢子

而愛之則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

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

師古曰遠違也音于萬反故法

之所罰義之所去也

師古曰去棄也音丘舉反

和之所賞禮之所

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

矣

○宋祁曰監本浙本止云不犯矣南本云民之所服也不犯禁矣而賞罰順之則民從余謂不犯禁

矣四字疑當刪止作則民從

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

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

師古曰比和也音頻寐反今

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

師古曰合謂與上合德也故心和

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

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

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

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

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

君莫不說義

師古曰悅

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

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視智

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

也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

禮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師古曰權輕

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

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

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宋祁曰南本云得其法

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

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

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

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

之天德無私親○宋祁曰天德浙本無德字順之和起逆之害生

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戆不足以奉大對師古

問之大對大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

子擢弘對爲第一召見容貌甚麗○宋祁曰浙拜爲

博士待詔金馬門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

名魯班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

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

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

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

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

公旦治天下暮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

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宋祁曰

有焉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

猶古曰與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

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

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師古曰馴也音巡至可牽持

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揉

謂矯而正之也累累積也揉音人九反○宋祁曰銷金累當作桑注文積累字上當有桑古累字四字

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

類哉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一故反暮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

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

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

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

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緣者

上說之師古曰悅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

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辯論之○常與主

爵都尉汲黯請間師古曰隙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

常說師古曰悅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

約議師古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

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

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

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

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音恢謂嘲也

善嘲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

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

時又東置蒼海○宋祁云一作滄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

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上迺使朱

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言師古曰言其利

害十條弘無以應之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

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曰弘位在

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

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

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

名師古曰釣取也言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

婦人謂嫁曰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師古

言相似也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

治亦下比於民師古曰比方也一日音頻寐反今臣弘位爲御

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

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爲有讓愈益賢之元

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唯弘

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

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

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

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

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

功業婁舉賢良

師古曰婁古屢字

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

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師古曰閣

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

與參謀議弘身食一

肉脫粟飯

師古曰才脫粟也精穀也

脫音他活反

故人賓客仰衣食

師古曰故音人平生故交也仰音牛向反

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

性意忌外寬內深

師古曰多所忌害也諸常與弘有隙

○宋祁曰

南本常作嘗

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

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

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

填撫國家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使人由臣子之道

師古曰由從也

而諸

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

師古曰稱副也

恐病死

無以塞責

師古曰塞當也

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

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

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

知師古曰疑則問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己濟知恥

近乎勇師古曰不求苟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

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師古曰皆禮記中庸之辭未

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

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

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驚無汗馬之勞師古曰嘗

從軍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封爲列

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師古曰不加有負

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

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

上文遭禍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未有易此者也師古

改也曰易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

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蓋君子善善及後世

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君不幸罹霜露之

疾何恙不已師古曰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乃

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師古曰章明也今事少

間師古曰間言有空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

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

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

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師古曰繼踵言

勿反又鉅勿反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師古

脩其室屋也虛讀曰墟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

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師古曰惇厚也音敦其餘

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

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爲城旦元始中脩
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
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
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
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與內服有品師古曰篤厚也
厚富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一曰違衆之服也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
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師古曰見音胡適讀曰嫡爵
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脫音徒活反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

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
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時漢方事匈奴

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

式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

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

曰貸音土戴反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

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式曰天子誅匈奴

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

滅也使之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

之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

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

官費衆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貧民大徙皆印給

縣官師古曰印音牛向反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

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

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

蘇林曰外繇謂成邊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

也師古曰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

也藏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爲

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

風百姓師古曰讀曰風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旣爲郎布衣草躋而牧羊師古曰躋

反卽今草履也南方謂之躋字本作屨並音居略歲餘

羊肥息師古曰注文今草履也景本作今之鞋也歲餘

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

除也音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師古曰去

令候氏便之遷成臯令將漕最師古曰爲縣令而又

上以式朴忠師古曰朴質也拜爲齊王太傅轉爲相會呂嘉

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驚下

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威

強而不見侵犯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及臨蓄習弩博昌

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師古曰致死上賢之下詔

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師古曰直報怨以德報德故

詔引之○宋祁曰注文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

未有奮繇直道者也孟康曰未有奮迅樂出勞於

于正由從之道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臣贊曰言未有奮繇

屬而從也齊相雅行躬耕臣贊曰南越也言無欲奮

怨之道也齊相雅行躬耕躬耕於野不要名利晉

灼曰雅正也師古曰言隨牧畜蕃輒分昆弟更造師

曰言其畜牧滋多則與昆弟反不為利惑師古曰言不

而更自營為也番音扶元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曰與謂發軍上書助官

今又首奮師古曰為首而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